

曹金洪◎编著

汉光武帝

HANGUANGWUDI
LUXIUZHUAN

刘秀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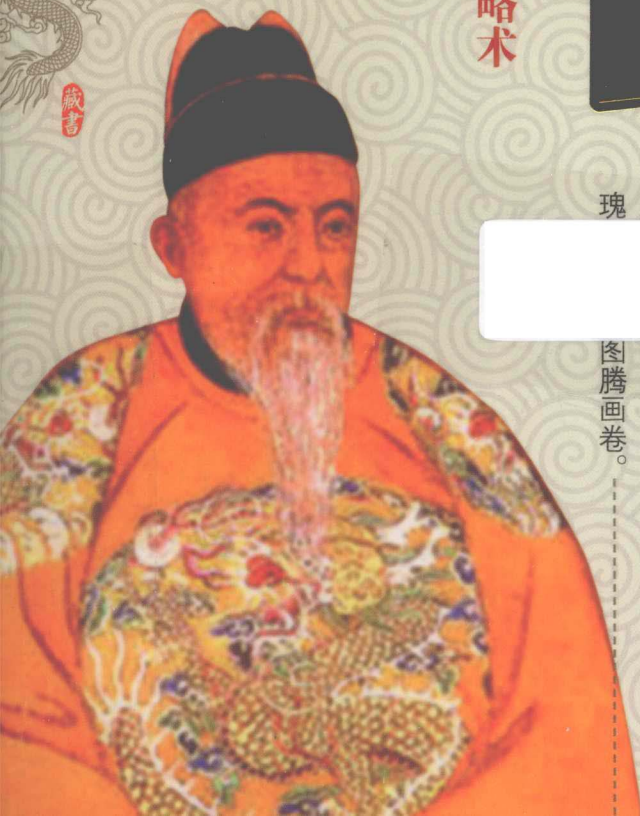
研读古代王朝兴衰史



探究中华帝王谋略术

新莽末年，海内分崩，天下大乱，身为一介布衣却有前朝血统的刘秀在家乡乘势起兵，血染疆场后于河北登极称帝，建立东汉王朝。他在位33年，大兴儒学、推崇气节，东汉一朝也被后世史家推崇为中国历史上『风化最美、儒学最盛』的时代。

帝王传大系



力帝瑰

千古帝王
纵横驰骋
说不完的壮怀激烈
道不尽的叱咤风云



帝王传立足史料，客观实际，
原古代帝王的真实人生，阐释
功过，为读者呈现出一幅壮美
图腾画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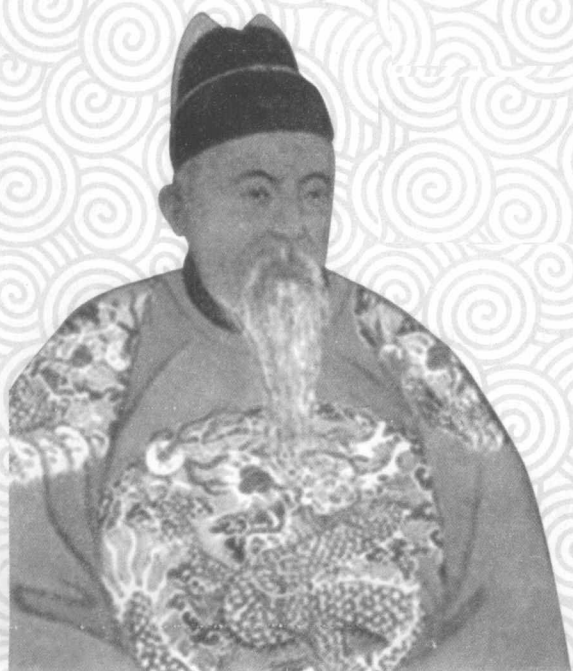
陕西出版集团
三秦出版社



汉光武帝
HANGUANGWUDI
LUXIUZHUAN

刘秀传

曹金洪◎编著



陕西出版集团
三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刘秀传 / 曹金洪编著. — 西安: 三秦出版社, 2013.1
ISBN 978-7-5518-0341-0

I. ① 刘… II. ① 曹… III. ① 汉光武帝(前 6 ~ 57)
— 传记 IV. ① K827=3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96532 号

刘 秀 传

曹金洪 编著

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集团 三秦出版社
陕西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社 址 西安市北大街 147 号
电 话 (029) 87205121
邮政编码 710003
印 刷 河北省三河市延风印装厂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25
字 数 41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0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18-0341-0
定 价 29.80 元

网 址 <http://www.sqcbs.com>

前言

在我们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历朝历代的皇帝们占据了重要的角色，他们的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百姓的生活、历史的发展。皇帝作为历史的重要角色之一，是当时左右和影响国家、民族的关键人物，研究他们的是非功过，治乱兴替，在一定意义上事关国家盛衰、民族兴亡、个人成败，并对我们现代人有极大的借鉴意义。

这套《帝王传记系列》，以帝王们的一生为主线。从他们的家族渊源入手，以历史小说的形式系统地介绍帝王们一生的沉浮。在打天下与守天下的风云战场中凸显出人物的性格特点、历史功绩，最大限度地将帝王和他的大臣们一生的传奇人生，不遗余力地展现在读者的眼前，让读者在趣味阅读的过程中，享受完美的历史文化盛宴。

尽管这些曾经叱咤风云、指点江山的帝王们，已成过眼烟云，但又有谁能够遗忘他们站在历史之巅所承受与经历的一切？

恍然间，我们仿佛看到了“千古一帝”秦始皇“横扫六合”的雄伟身姿；大汉朝开国皇帝刘邦从“市井无赖”到“真龙天子”的大变身；汉武帝刘彻雄赳赳地将中华帝国带上顶峰的威风场景；光武帝刘秀吞血碎齿战八方，于乱世中成就霸业的冲天豪情；乱世枭雄曹操耍尽“奸计”，玩转三国的高超智慧；亡国之君隋炀帝的骄纵狂妄；唐高祖李渊率众起义、揭竿而起，建立唐王朝的惊天伟业；唐太宗李世民玄武门兵变的狠辣果断；一代女皇武则天勇于创造命运的步步惊心；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的聪明睿智；元世祖忽必烈以蒙古铁骑横扫欧亚大陆的英雄豪迈；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开创铁血王朝的钢铁毅力；“草根帝”朱元璋从“乞丐”到“皇帝”的辛酸血泪；清太祖努尔哈赤以十三副铠甲起兵，开辟锦绣前程的创业史；大清王朝第一帝皇太极夺取江山的谋略手段；少年天子顺治为爱妃做到极致的痴心情意；清军入关的第二位皇帝康熙除权臣，平叛逆，

锐意改革的天才谋略；最富争议的皇帝雍正的精彩人生；乾隆皇帝钟情于香妃的风流韵事；慈禧太后将清朝操纵于鼓掌之间的惊天手段……

我们无法否认，在浩瀚无边的中国历史长河之中，帝王始终是核心人物，或直接或间接地掌控着历史的舰舵，所以，了解他们的传奇人生，研究他们的功过是非，仍然可以让读者借鉴与警醒！

然而，刻板的阅读模式使得纸媒每年都在流逝受众，基于此，我们决定利用小说的形式去呈现帝王的传奇，语言风格也有别于传统的叙述方式。这套书在编排体例上突破了以往同类书严肃、枯燥、干巴巴的“讲授”形式，以更加细腻、更加精练、更加活泼幽默诙谐的语言，用一种立体的方式将一个帝王的多样性与丰富性展现在广大的读者面前。

全书妙语如珠，犀利峥嵘，细述每个帝王的政治生活、历史功绩、家庭生活、情感轶事等，充满了故事性、知识性与趣味性，让读者在轻松愉悦的享受中体味人生的变化莫测；在“观看帝王大片”的过程中收取成功的法门秘诀。

为了保证书稿的质量，编辑工作者查阅了大量的相关资料与文献，并且专门请教了很多长期从事历史教学与研究的专家学者。不过，由于时间与精力有限，本套图书或许还存在着些许错误，敬请广大的读者朋友们批评指正。

目 录

- 第一章 没落贵族入仕艰难 有志男儿勇闯四方 1
- 第二章 新野城初遇俏美人 弘农郡刘秀遇袁章 13
- 第三章 造假象王莽始称帝 汉太后痛心交玉玺 20
- 第四章 王莽改制欲显声威 民间哀怨聚众起事 32
- 第五章 刘文叔赶牛闹京官 招兵买马放手准备 40
- 第六章 陷平林刘秀找刘玄 见渠帅刘氏谈合兵 51
- 第七章 舂陵刘氏忍痛发兵 长聚战刘氏获捷报 59
- 第八章 湖阳城刘稷杀县令 新皇帝盛怒谈边郡 68
- 第九章 王莽太师府探病情 宛城之战兵败情急 78
- 第十章 李氏兄弟应急外援 涨气势挥军突重围 89
- 第十一章 合兵选将刘演为首 二战宛城大获全胜 99
- 第十二章 贼夫妇夜话篡权计 选天子刘玄被拥立 108
- 第十三章 汉室复兴刘玄称帝 内忧外患王莽焦虑 119
- 第十四章 探马虚报刘秀激将 军将齐心力战敌军 128
- 第十五章 更始帝受制怪刘演 昆阳战王凤意投降 138
- 第十六章 议昆阳小人终作梗 刘文叔带兵进昆阳 149
- 第十七章 攻宛城刘秀巧施计 新汉室封功不公平 160
- 第十八章 长安城混乱生政变 新政权覆灭杀王莽 171
- 第十九章 更始帝洛阳定新都 借战乱刘秀握兵权 182
- 第二十章 苦相寻同窗话帝王 官民同行跪留文叔 192
- 第二十一章 市井散谣言谎称帝 天下大分两个汉帝 203

第二十二章	聚义共商天下大势	刘秀带兵突围赶路	215
第二十三章	前狼后虎思虑策略	信都任光共讨王郎	226
第二十四章	大司马部城遇难题	为大局娶妻连盟军	236
第二十五章	临泾分势再现汉帝	以守为攻退邯郸兵	247
第二十六章	巨鹿战败留将攻城	刘秀攻邯郸捉假帝	258
第二十七章	施宽容不迁通敌贼	更始帝下旨收兵权	269
第二十八章	刘秀起反心谋大业	河内郡守城拒明公	279
第二十九章	追敌兵遇风雪失算	刘明公带病探军营	288
第三十章	庆功酒吐真言震怒	众将领联名劝明公	298
第三十一章	长安内外忧患丛生	天命所授刘秀登基	308
第三十二章	光武帝封群臣治国	更始帝被囚腾洛阳	318
第三十三章	光武帝洛阳定都城	长安城小皇帝心惊	329
第三十四章	为大业屈驾阻三军	谋士献策亲征西州	339
第三十五章	成都失利大将请罪	洛阳宫刘秀遭刺杀	349
第三十六章	郭皇后善心救兄弟	光武帝盛怒意废后	359
第三十七章	下决心实施度田制	宫廷之争丽华为后	370
第三十八章	故人相访为国劝谏	为封禅假意做好梦	383

第一章 没落贵族入仕艰难 有志男儿勇闯四方

刘秀出生时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他的父亲刘钦是汉景帝的儿子长沙王刘发的后裔。当时刘钦任济阳（今河南开封县东北）县令，但他的府衙却是阴暗潮湿，下雨天还会出现漏雨的现象。于是，他命人将离县衙不远处的汉武帝在位时遗留下来的行宫打扫干净，腾出来让自己的妻子搬到行宫待产。

该行宫建造于元鼎四年（前113）之后，那时候汉武帝经常巡行各个郡国，为了方便其休息，修建了不少行宫，济阳城中的行宫就是在那时修建的。

在封建社会里，帝王的行宫只能帝王一个人住，其他人去住，就是犯下僭越不尊的罪名。刘钦竟如此胆大，敢公然让自己的妻子在行官里生孩子，原因在于当时已不是多大个事了。这时已是汉哀帝建平元年（前5），西汉朝已历经二百年，汉武帝也去世了八十多年了。汉武帝之后，西汉又经历了汉昭帝、汉宣帝、汉元帝、汉成帝等四代皇帝，由盛而衰。有人因此认为汉德已衰，气数已尽，刘氏天下将被外姓所取代。正缘于此，刘秀的父亲刘钦敢在汉武皇帝行官里放心大胆地养老婆、生孩子，并没有人干预。

公元前5年1月15日，即汉哀帝建平元年十二月初六之夜，刘秀应时而生。刘钦见自己的第三个儿子降生人间，自然高兴，时逢当年济阳县内有嘉禾生长，一茎生出九穗。当县令的刘钦认为这是好兆头，是祥瑞佳兆，预示着自己的儿子前途无量，遂给新生儿起名为“秀”。

夫人樊嫔都是南阳郡豪强望族樊重的女儿，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性情温和，知情达理，是刘钦的贤内助。他们眼下共有六个儿女，年龄不大不小，正是读书求学的年龄。不过刘钦并没请私塾先生，六个儿女和侄子刘嘉的礼仪诗书，都出自樊嫔都之手。或许是受了她的影响，孩子们也都遇事谦恭明理，个个文质彬彬，全无纨绔气息。

花开花落，春去秋来。转眼孩子们都已经长大成人，樊嫔都毕竟是女流之辈，孩子们应该接受正规的教育。最终几个孩子都离开了刘钦夫妇，去外面求学历练了。

转瞬又到一年一度的中秋佳节，玉盘似的明月高悬夜空，皎洁的月光倾洒下来，给万物镀上一层银色。后花园里，刘秀和刘黄、刘元、伯姬三姐妹一起围坐在母亲周围，陪母亲赏月谈心。儿女聚欢膝前，樊夫人似乎很高兴。但细心的刘黄却发现母亲的高兴之中还夹杂着淡淡的忧思，孝顺的女儿当然知道母亲在担忧什么。

“娘，您又在想大哥他们了？”

樊嫔都再也掩饰不住思儿之情，叹息道：“中秋月圆人难圆。今天是家家团圆的日子，可是缜儿他们求学在外，我们全家难享这天伦之乐。”

“娘，您放心，家里还有我们陪伴您。”刘秀轻松地一笑。大哥、二哥、嘉哥走后，他就成了家中惟一的男性，当然也是大家的主心骨，此刻他又安慰母亲道：“大哥他们外出求学，为了日后能成大器，暂且离开母亲。几年以后，学成归来，就会回家团圆，娘还在乎这一时吗？”

樊夫人依然忧思不减，道：“娘当然不在乎这一时的天伦之乐，娘是为他们担心。你们知道，刀币被摄皇帝废止，你大哥他们身上带的银两和五铢钱又不多。日间，娘和你叔父盘算过，即便他们省吃俭用，恐怕也所剩无几。你大哥性情刚烈，娘真怕他们出事啊！”

母亲的担忧不是多余，刘秀也想到过，知道再劝慰也没用，便慨然道：“娘，不如让孩子带些银两，去长安找大哥他们，也好让娘放心。”

“使不得，使不得！”樊嫔都连连摇着手道，“你叔父和娘也这样想过，可是这兵荒马乱的，你一个人去长安，娘不是更担心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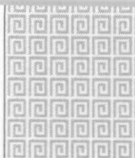
安众侯刘崇起兵反莽，攻宛失败后，不到一年，又有东郡太守翟义举兵反莽，拥立汉宗室刘信为皇帝。王莽官军与翟义叛军战于菑城，京师骚乱，三辅震动。才有了樊夫人的兵荒马乱之说。

刘秀没法安慰母亲，心里焦急，樊夫人理解儿子的孝心，故作轻松地说：“也许，要不了几天，你大哥他们就会回来。”

果如樊嫔都所言，第二天天刚亮，守门的家人就飞跑进来，兴奋地叫道：“老夫人，大公子回来了！”

“真的？”樊嫔都惊喜交加，丫头绮儿慌忙伺候着穿戴整齐，扶着她走出房门。

院子里，刘演、刘稷衣衫破旧，满面灰尘，两人身后还站着一个与刘稷年纪相仿的年轻人，一副比刘演、刘稷好不到哪儿去的狼狈相。刘演一见母亲，悲从心生，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哽咽道：“娘！”刘稷和那年轻人也一齐跪倒，齐声叫道：“伯母！”樊嫔都见他三人一副狼狈相，又不见刘嘉、刘仲，吓了一跳，慌忙问道：“你们这是怎么了？出了什么事？嘉



第一章

没落贵族入仕艰难

有志男儿勇闯四方

〇〇三

侄呢？仲儿呢？怎么没跟你们一起回来？”

刘演两只大手抱着宽阔的额头，欷歔半天，也没有说出话来。樊夫人更加着急。这时，刘黄、刘秀闻讯赶来，一见他们这般光景，也吃了一惊。刘黄颤声问道：“大哥，求得功名了么？怎么如此狼狈？”

刘演面对弟、妹，更是气愤难平，好半天，才说道：“一言难尽……”

原来，刘演四人到了长安，进太学，习学《尚书》《春秋》。他们在家时，已得母亲和叔父刘良的教授，故而学起来毫不费力，很快掌握了书中要义精髓。同舍的太学生都很钦佩四人的才华。尤其刘演，主讲师傅们也经常夸赞他。主讲《尚书》的太傅许子威还征求他的意见，打算推荐他入朝为官。刘演入太学的原意不是入王莽朝中为官。但转念一想，为了了解王莽发迹史，为了抓住更多的反莽时机，他便答应许子威，愿意入朝为官。

就在他们苦读经书的时候，王莽突然大改货币，罢金刀、银刀。一夜之间，刘稷带去的金银钱币，或贬值，或作废。四人的生活顿显拮据，难以继续求学。恰在此时，许子威把刘演推荐给朝廷，此时的安汉公王莽虽然还没有对刘室皇族进行大规模打击，但安众侯刘崇起兵攻宛，翟义拥刘信叛乱，都使他对刘室皇族心惊肉跳。一见许子威举荐的又是姓刘的，二话没说，不用此人。

刘演入仕无望，求学不得。四人愁肠难解，上街游荡。大街上，征讨翟义叛军的官兵横冲直撞，蛮不讲理。路两旁、店铺内，因罢刀币而破产的人们在伤心地哭泣。性情刚毅的刘演眼睛里揉不得沙子，见此情景，忍不住口出微言，当街斥责王莽无道，不料被密探听到，招来祸患。官兵顿时出击，上前捉拿。刘演四人只好各自为战，混乱中刘嘉、刘仲失散。刘演、刘稷亏得同邑太学生朱佑帮助，才逃出长安，辗转回到家里。

刘演越说越气，说到悲愤处，捶胸顿足，连声怒吼：“王莽鼠辈，夺我刘姓天下，我必复高祖帝业，食其肉，浸其皮……”

刘秀深受感染，他那辛勤劳作一年收获的谷子，因王莽改币只换了一把废铜烂铁，如何不愤恨。因此，他扶起大哥道：“大哥放心，从此以后小弟帮你，一定能匡复汉室，让那莽贼死无葬身之地。”

樊嫫都听完刘演的叙说，更加担心刘仲、刘嘉的安危，但为了不让刘演三人更加难过，只得强忍悲愤，挨个拉起他们，安慰道：“孩子，你们受苦了！”

当她扶起那陌生的年轻人时，刘演赶忙介绍道：“娘，这位就是朱祐兄弟，亏得他我们才逃出京都。”



樊嫔都忙道：“孩子，难为你了。老身谢谢你。”

朱祐忙又施礼，谦恭地道：“伯母言重了，晚辈实不敢当，伯升兄慷慨有大义，豪杰人物，朱祐愿追随左右，终生无憾。”

刘秀也赶紧过来见礼，然后对母亲道：“娘，大哥他们多日奔波，又一宿没睡，一定又困又饿又乏，还是先让他们吃点东西，歇息一下吧！”

樊嫔都一听，连声道：“对对对，演儿，快带他们去浴洗一下，换身衣服，然后吃点东西，歇息歇息。”

刘演早就困乏极了，忙招呼刘稷、朱祐二人，告别母亲，往后院走去。

刘秀心知母亲必为二哥、嘉哥担心，忙扶她入房中计议。这时，刘良闻讯赶来，询问刘演等人情况。樊嫔都难过地说：“仲儿、嘉侄生死未卜，下落不明，怎么办？好兄弟，你给拿个主意吧！”

刘良沉思良久，方说道：“嫂子，此事着急不得，现在官府追捕正紧，演儿刚刚逃回，如果我们派人到处寻找仲儿、嘉侄，更容易让官府得了消息。不利于演儿，况且，仲儿、嘉侄正遭追捕，必然昼伏夜行，藏形敛迹。即使派人寻找，也是白费力气。”

刘秀也道：“娘，叔父说得有道理。况且，嘉哥行事稳重，两人又有武艺在身，不会轻易落入官兵之手。您耐心等待，也许用不了几天，他们就回来了。”

樊嫔都心中稍安，但家里发生了这样的大事，心里总是不踏实。便对刘秀道：“秀儿，去把你舅父请来，再让他想想办法。”

刘秀遵命，当天便骑马去湖阳，第二天辰时，樊宏随他一同来到春陵。

樊宏得知事情经过，也赞同刘良的意见。因为事情尚未明朗，南阳地方官府尚不知长安追捕的逃犯就是刘演弟兄。如果贸然妄动，反而引起官府怀疑。为慎重起见，樊宏还叫刘家结交地方亭长，以备官府查问。

众人正在计议，守门的家人又飞跑进来，欣喜地道：“老夫人，大喜了，二公子和刘嘉公子回来了。”

樊夫人一听，心中一块石头落地，高兴地叫道：“在哪儿呢，仲儿，嘉侄？”

众人也是满心欢喜，慌忙拥着老夫人走出房门。却见刘嘉、刘仲已走进院内。两人衣衫褴褛，满面尘土，与刘演三人初来时一样的狼狈相。一见樊夫人，跪倒痛哭。刘演慌忙上前拉起他们，关切地问道：“嘉哥，二弟，你们怎么到这时候才回来？”

刘嘉用衣袖擦擦脸上的尘土，叹了一口气道：“别提了。我们被官兵冲散后，不敢再和官兵纠缠，就跳上了民房，甩掉了追兵。原想逃出城去，谁知长安四门都被官兵封锁，盘查甚紧，许进不许出。没办法，我们只好在城里跟官兵磨转转。过了几天，风声渐松，才寻个机会，潜出京来。”樊嫔都一见儿子、侄儿这副模样，又是一阵难过，忙命人带两人下去浴洗、歇息。众人重回客厅叙话。樊宏笑道：“姐姐，您该放心了吧？”樊嫔都点点头，却又道：“他们都平安回来，我当然放心了。可是以后的日子怎么办？我最不放心的就是演儿，他性情刚烈，不知何时又会得罪朝廷，为我刘家招来祸患。”

樊宏听了，忽然眉头一扬，道：“姐，演儿年岁不小了，早该娶妻生子了。没成家的男人算不上成熟的男人，给他娶妻，可以拴住他的心，性情也会稳重些。”

樊夫人一听，当然赞同，可是，一时之间哪里去找合适人家的女儿。樊宏却轻松地一笑道：“姐姐放心，演儿性情刚毅，有男儿本色，仰慕他的女子多的是。小弟就知道一个。”

“快说，是哪家的女儿？”

“新野令潘临的侄女；少时丧双亲，被潘临收养在府中，视同亲生。潘小姐不但生得容貌姣好，而且知书识礼，颇有大家风范。前次演儿怒杀申徒臣，潘小姐就有赞誉。守孝三年，传誉乡里，潘小姐更有仰慕之心。小弟只要去潘府作媒，必定马到功成。”

樊夫人闻言大喜，道：“兄弟，那就有烦你辛苦一趟。”

樊宏却有些不放心的刘演，道：“演儿胸怀大志，恐怕还不愿意娶妻吧？”

樊夫人大包大揽道：“你放心，演儿至孝，只要我以死相逼，他不敢不答应。”

计议已定，樊夫人选了良辰吉日，置下彩礼。叫樊宏去新野提亲。刘演听说母亲要为他娶妻，一百二十个不乐意，说道：“娘，孩儿大业未成，不宜谈婚娶之事……”

樊嫔都不由分说，训斥道：“我儿胸怀大志，诚然可敬。可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娶妻生子，也是你应尽的责任。况且潘小姐明大义，识大体，只会助你建功立业，又有什么不宜之事？娘已是快入土的人了，怎么着也得看到刘家有后，方能瞑目九泉，你身为长子，难道不体谅娘的苦心？你若不答应这门亲事，娘也就追随你爹去了……”她连说带哭，假意寻死，吓得刘演慌忙跪倒磕头，连声说：“娘，孩儿应下就是！”

樊宏去潘府提亲，果然一帆风顺，潘小姐早就听说刘演贤名，曾在樊宏面前暗示仰慕之情。听说樊宏前来提亲，满心欢喜。潘临与樊宏私交其厚，经常听他赞誉自己的贤外甥，这时见他果真前来做媒，也是高兴万分，当即收下彩礼，应下亲事。

三个月后，刘演迎娶潘氏，刘府上下，张灯结彩，喜气洋洋。潘氏过门后，待人谦和，伺候婆母更是细心周到，连刘黄、刘元也自愧不如。尤其是特别爱笑，一天到晚，笑口常开，似乎有说不完的高兴事，府中上下，没有不喜欢新夫人的。刘元跟嫂子打趣道：“嫂子找了个如意郎君，所以天天乐得合不拢嘴儿。”

潘氏毫不掩饰自己的满意之情，得意地道：“二妹算是说对了。伯升胸怀大志，男儿本色，世间女子谁不仰慕这样的男子。哎，二妹，你要找一个什么样的如意郎君呢？”

刘元以为她要取笑自己，佯怒道：“嫂子真坏，刚过门儿就欺负人。”

潘氏又是一阵大笑，突然正色地道：“二妹，你也不小，该考虑自己的婚事了，想找个什么样的郎君，说出来嫂子也帮你参谋一下。”

刘元见她真的关心自己，非常感动，脸上一红，道：“天下像大哥这样的英雄男儿能有几人，小妹不如嫂子命好，恐怕难以找到称心如意的郎君。”说完，转身一声不响地走了。

心细如发的潘氏当晚便把刘元的话讲给丈夫听，刘演从来没想到这些事，不以为然地说道：“二妹尚小，怎么会考虑婚嫁之事呢？我现在的心思都放在二弟、三弟身上呢，他们不下苦功习武，日后怎么帮我做大事？”

潘氏用指头一点他的额头，嗔怪道：“你就知道你的大事业，大事业是一朝一夕就能做的吗？二弟、三弟能帮你做大事业，可是大妹、二妹是女流之辈，嫁人就是她们一生最大的事，长兄如父，你不操心谁操心？”

刘演被她说得哑口无言，才觉得自己作为大哥真的对妹妹关心不够，于是说道：“这种事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你说呢？”

“二妹说得很清楚，也想找一个像你一样，将来做大事的郎君。”

“不行，”刘演断然拒绝道，“说得轻松，你以为做大事像是做游戏。如今王莽摄政，篡汉只在旦夕之间。诛杀汉贼，复兴汉室，不知要有多少英雄豪杰丢掉性命。二妹嫁给这样的人，将来要是有个三长两短，岂不毁了她的终身幸福？”

潘氏听了，深为他们兄妹之间的手足之情感动，但是，作为女人，她一眼就看出刘元对豪杰人物的一往痴情是不会轻易改变的，于是说道：“相公，你就知道你们男人要建功立业，光照千秋，可是，女子也有同样

的抱负，可惜我们女子不能如男人一样冲锋陷阵，杀贼报国。女子最大的愿望就是嫁一个将来能建功立业的郎君，不管以后发生怎样的不幸，也无怨无悔。”她说，一双秀美的大眼睛闪烁着激动的泪花。

刘演知道，她其实是在说自己，心中一阵感动，伸开手臂，把她搂在怀中，喃喃地道：“我听你的！”“不，”潘氏伏在丈夫怀中，轻声地说道，“应该禀明母亲。还有，大妹要先嫁出来，二妹才肯嫁。”

第二天，刘演夫妇趁着给母亲问早安的机会，把他们的想法说了出来。樊嫔都见儿子、儿媳如此关心妹妹，非常高兴。她知道，有不少富家子弟托媒人前来提亲。可是，不知为什么，两个女儿不容商量，一概拒绝。真让母亲操碎了心。亏得有心的儿媳，一眼看穿了她们的心思。

樊嫔都于是命人请来刘良、樊宏，共同商议两个女儿的婚事。刘良笑道：“既然两位侄女喜欢豪杰人物，演儿结交豪杰，宾客甚多，就由演儿细加斟酌吧，我们可以从旁参谋。”

刘演见两位长辈不拘常礼，把重任交给自己，心中感动，便不再推辞，他把自己认识的豪杰宾客细心挑选，反复权衡，最后才说道：“棘阳田牧、新野邓晨都是胸怀大志、宁折不弯的义士，而且年少英俊，家境殷实，大妹、二妹也曾见过面。不知她们中意不中意？”

樊嫔都瞟了潘氏一眼，笑道：“既如此，就有劳儿媳探听一下她们的心思。”

“娘，您等着。”

潘氏满面带笑，走路一阵风似的，去找刘黄、刘元二姐妹。

刘黄、刘元听了嫂子的话，立刻低下了头，羞涩不能言。可是，经不住潘氏巧舌如簧的攻击，终于亲口说出各自的心上人。刘黄钟情于田牧，刘元则有意于邓晨。

潘氏大喜，一路笑着跑去禀明婆母。樊夫人明白了女儿们的心思，便分别选择吉日，托媒人去棘阳、新野问问。那田牧、邓晨素来景仰刘演，又亲眼看见过刘黄、刘元美貌，正求之不得，当即应了下来，并送来彩礼。

三个月后，刘黄出嫁。又三个月后，刘元也嫁到新野邓晨家。

刘演对家里的一切操之以手，忧之以心，时时处处不忘自己重振刘姓江山的责任和使命。而刘秀，却似乎与刘演的壮怀激烈格格不入，在刘演看来，他实在太心地平淡了。虽然刘秀每天也要抽出一些时间习文练武，但他心中念念不忘的却是白水河岸边那块他亲自开垦的良田，把很多精力和心思都放在了田地上。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看上去似乎还不是有

意装装样子，而是甘之如饴，别有一番滋味在其中，日日怡然自得，天天知足常乐。刘演将这一切看在眼里，痛在心里。

“难道刘秀真是这般懦弱，面对百姓受难，生灵涂炭，也不管天下将要姓啥，就此沉沦于琐事而无动于衷吗？他不把百姓水深火热放在心中倒也罢了，那他就连自己的功名利禄都不计较了吗？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是常理，也在情理之中，但事与己关，不生忧患，就未免匪夷所思，出人意料了。”

每次看着刘秀扛着农具悠然走出庭院，刘演总要望着他的背影想上半晌：“三弟呀三弟，你正青春年华，难道就注定甘愿这一生默默无闻碌碌无为？‘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奄忽随物化，荣名以为宝……’整天朗诵这首诗，你难道一点触动都没有？退一步说，不求取功名也罢了，免得利欲熏心，招惹是非。可是，当今形势下，作为皇族子弟，岂是一个远祸全身躲避退让就能了结的……”从刘秀想到自己，刘演千愁万绪集在心头，眉头皱上半天都展不开。

为此他也旁敲侧击地和刘秀谈论过，但无论他怎样想方设法点拨开化，刘秀似乎总不能领会他的良苦用心，常常是刘秀引经据典，出口成章，妙语连珠，娓娓道来，反而让刘演面红耳赤地对答不上来。他忧心忡忡却又束手无措。

自己本来是想劝刘秀树立起远大志向，不料却无端地被弟弟一大套一大套的道理所搪塞，白费口舌倒没关系，最重要的是根本起不到丝毫作用，刘演简直要摇头苦笑了。不过当他无意中把心事说给新婚妻子时，事情好像突然有了转机。

刘演的妻子潘氏，虽不是出自名门望族，但也算得上大半个大家闺秀，不但聪明贤惠，而且乖巧伶俐，常常有令刘演意想不到的奇谋巧计。正因如此，刘演对妻子很是佩服，说话也不那么粗声大气，而是分外温和。刘秀和刘玄曾开玩笑地在刘演面前朗诵一首他们胡诌的诗：大江过去是黄河，风波迎船可奈何。丈夫若有凌霄志，谁肯低头拜老婆？

刘演当然听出他们调侃的意思，不过自己并不以为然，依旧我行我素。刘演把自己想让刘秀务正业、立大志的想法告诉了妻子后，潘氏不假思索，当即微微一笑点点刘演的鼻子：“都说夫君精通兵法，读过许多计谋韬略，怎么轻易就被表面现象所迷惑？你可听说过养精蓄锐、韬光养晦，叫我说，三弟不是不出头，是时机未成熟，他大智若愚，此乃真人不露相，露相非真人呀！”

“哼，我就不相信，他会有如此心计。再说，即便是真人，总也得出

山才能显出他胸怀天下的鸿鹄之志，一直这样打哑谜也不是办法。我就是想让他放弃什么老牛般的耕作，我们弟兄每日练兵习武，将来有机会，一道出去干番大事业！”听潘氏竟然夸奖开刘秀，刘演更不服气，瓮声瓮气地说。

“若是这样，其实也不难。夫君，自古以来都讲究千求不如一唬，劝将不如激将……”

“妙，妙，真是高屋建瓴，如拨云见日！”潘氏说到半截，刘演已经茅塞顿开，恍然大悟地一拍脑袋，连连赞说，“娘子所言极是，我明白了！”

暮春夏初总是天朗气清，艳阳高照。这是个干农活的最好时节，刘秀比平时更加忙碌，几乎一整天都泡在地里辛勤耕耘。他前腿弓，后腿蹬，一丝不苟地用力拉锄，干枯的地皮被划开，露出松软的土壤，仿佛一大块地毯正徐徐展开。歇息时四处眺望，田岗的禾苗长势可人，绿油油的随风摇曳，预示着丰收年景即将到来。纵使挥汗如雨，腰酸背痛，每次看到这情景，心里总是欢喜不已，刘秀看着一棵棵禾苗，就像看到一个好收成，看到一个大前程。面朝黄土背朝天，他知道，这就是生活，就是功绩，是让皇天和后土来见证的功绩。

白水河的对岸，刘钦墓地旁边，刘演和一群宗室子弟还有新结交的豪杰朋友朱祐，正在舞枪弄剑，挥戈跃马，人的喊叫声，马的嘶鸣声，加上兵刃碰撞声，回荡出老远。看看腾起的尘埃，就能想象出他们人欢马叫的情形，真是分外淋漓酣畅。开始时刘演试图以这种杀破天的巨响来惊动刘秀，激发他放弃农活。可是一连几天过去，刘秀似乎两耳不闻对岸声，一心只为稼穡用，并没表现出对他们羡慕的神情。刘演自然不甘心，他暗暗安排下去，要接着激将。

有一天操练完毕后，刘秀仍在田地里除草。刘家兄弟一班人马悄悄绕到刘秀的背后，刘演站着看了片刻庄稼地，第一个发话说：“三弟，你整治的庄稼长得不错嘛！人就怕专心，一专心起来，没有什么事情干不成的。就拿种地来说，这玩意儿虽说是最末的雕虫小技，但不专心还真干不好。我看你别的不比弟兄们强，就这还能拿得出手，这方圆百里的，谁能担得起种田能手的美誉，自然是文叔了。我看文叔甚至都可以跟高祖皇帝之兄刘仲相媲美了！”

“是呀，是呀！”刘演引开了头，大家便按照安排好的唱和起来。“刘仲虽然没有高祖皇帝‘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四方’的踌躇壮志，一生无所作为，但能称得上一个种田行家，也算不错了！绿叶衬红花嘛，没有抬轿子的哪有坐轿的，人命天定呀！人的造化在

呱呱坠地时就被注定了，有人如大鹏展翅，有人如老牛拉犁，不认命也不行呀！”朱祐借机添油加醋。

其他人也不甘落后，你一言我一语地装模作样议论着：“文叔人家有自知之明，不能在男儿之志中占上风，就索性远离尘世，享用人间清静悠闲之福，这样不是足以和天地同朽吗？哪像我们，每天立志要站在峰头浪尖，要振兴什么家业，要不负刘家皇族后人。唉，放着清福不享，傻哟！”

刘玄更是手舞足蹈地唱了起来：“眼看世事两茫茫，光阴倏忽消长，何必四处奔忙？你看那种田的小事一桩，却不知人家聪明无量，既不用伤筋动骨，又不用费心思动愁肠。管他天下怎动荡，我文叔就是一介农夫，你们能把我怎样！”

纷纷调笑中分明是另有一层嘲讽的意思，刘秀听了真不是滋味，暗想你们倒不如骂上一顿来得痛快，但自己的心思，他们岂能明白？忽然间刘秀眼前闪过父亲即将撒手人寰的一幕。当时大哥和刘仲不在，父亲将自己叫到身边，握住自己的手，缓缓而有力地嘱咐说，你们兄弟要戮力同心，共扶汉室……

这样想着，刘秀再不想听他们胡言乱语，扔下锄头，闷着头出了田地，分开众人，一声不响地往家走。刘演兄弟和朱祐等人见状，个个相视而笑，刘演得意地想，这下好了，刘秀终于上当了！

其实自从大哥他们从京城回来，刘秀就开始有了个想法，只是这个想法还不成熟，正在脑子里打转。现在他忽然坚定了自己的这个信念，到京城去，进太学观望朝廷动向！为什么会有一个这么大胆的想法，他自己也说不清楚，他只是看到大哥他们如此狼狈地回来，从而引发了他强烈的好奇心和好胜心。大哥如此英武却碰了一鼻子灰回来，京城到底是什么情形，是龙潭虎穴？哼，我偏不服气，若是我闯荡一番，风风光光地回来，看你们是否还会对我说三道四？！

这样琢磨着，他加快脚步回到家中，也不遮掩，把自己的想法一说给母亲。樊嫔都听他滔滔不绝，对刘秀的转变先是一阵惊喜，惊喜过后，一阵淡淡的忧愁又袭上心头。虽说刘秀年龄也不小了，按理说该历练历练。但他从来没有离开过家门，显得少不更事，照顾自己都是一个大问题。再加上刘演他们刚从京城回来不久，差点儿闯出大祸，刘秀孤身一人，能放心吗？

不过让樊嫔都略微放心的是，刘秀脾性稳重，和他哥哥们风风火火的大不相同。刘秀舅舅樊宏前几天来家中闲坐，也正好提到，说外界纷纷传言王莽已经不满足摄皇帝，他一边安排心腹大臣联名上奏，让自己登基坐